

□舒平

自我是一片深海

“梅花篱落菜花畦，春水平田酿燕泥。健步老翁头雪白，一蓑烟雨自扶犁。”每到春三月，金黄金黄的油菜花开满田间地头，方红和她的几位老姐妹总会相约着去看油菜花。今年，她们去的是安徽黟县境内的西递和宏村。

那些古老的白墙黛瓦，衬着碧水蓝天，还有那层峦叠嶂的远山，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金色油菜花，就像画儿一样，太美太美。方红和老姐妹们都穿着大红大绿的裙子，不停地拍照，欢声笑语，心情愉快极了。方红退休后，又学起了水粉，如今更是走到哪里画到哪里，很有点业余画家的模樣了。

方红是1961年出生，别人不提，她自己从来不觉得自己老了，她性子活泼，爱说爱笑，爱唱歌爱跳舞，是她们老年KTV包厢里的麦霸，还是资深“广场舞大妈”。方红爱美，头发烫成时髦的栗色波浪卷，爱穿大红大紫鲜艳漂亮的大花裙子，女儿常常笑她“咱妈心里还住着一个小女孩”，可不是嘛！

“太阳对每个人都公平。高悬一枚金色奖章，送给你。”这是方红很喜欢的诗。她年轻时，下过乡，放过羊，那时流行“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”，她也不例外。一天的劳动下来，有了闲暇时间，别的姑娘跟着男青年去闲聊，去看电影，都是年轻人，蠢蠢欲动。方红却不想蹉跎青春，在那个书籍匮乏的时代，一个人埋头如饥似渴地看书，唐诗宋词，鲁迅的书，高尔基的书、巴尔扎克的《高老头》《贝姨》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，到处借书看。

恢复高考后，她是最早一批被录取的大学生。她的理想是学医，穿着白大褂救死扶伤，可是她的物理、化学课本几乎没摸过，多亏看书打下的底子硬，语文成绩好，就报考了师范类院校，等于给了自己一个安身立命的饭碗。

毕业后，巧不巧，方红又被分配回到农村，当了一名教师，当时的乡村教师大多朴实无华，一辈子献身教育事业，桃李满天下。可她是个心高的人，一边教书，一边继续读万卷书，迂回曲折，又考回了省城，经人介绍，认识了她对象，结婚生子，从此在济南安了家。

就是这安家也是一部小小的“搬迁”史，她来济南大大小小搬了六次家。一开始，是住单位的筒子楼，和女同事合住。后来，结婚了，就和对象租了一个18平方米的房子，但是，厨房卫生间都与别人合用，自然不方便。女儿出生后，她咬咬牙，在当时住的十六里河一带租了一处带独立厨卫的房子。一年后，对象单位终于给青年职工腾出了一个“鸳鸯楼”，原是过渡房，很多老鸳鸯一住就是一辈子。到了1997年，单位破天荒建了新楼，他们幸运地分了新房，崭新的两室一厅带着干净的厨房、卫生间，她心满意足地搬进新家，觉得这辈子已经知足了。谁能想到，2016年，女儿女婿又劝说他们，年纪大了，上下楼不方便，让他们在



60岁的春天，依然生机勃勃

近日，60岁的杨紫琼凭借电影《瞬息全宇宙》获得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。她的获奖感言“女士们，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，你已经过了青春年华，我们永不放弃”火爆全网。她的另一些话，“不要用你的能量去忧虑。用你的能量去相信，去创造，去信任，去成长，去给光，去治愈”“60岁可以活得很精彩，60岁是新的黄金期”也在这个春天，给了许多普通人以鼓舞和激励。



千佛山脚下买了一处带电梯的房子，每天清晨，推开窗就能眺望千佛山，哎呀，那个开心啊！杜甫当年呼天抢地写的诗句：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，竟然成了现实。

复旦大学教授包慧怡说，自我是一片深海，也是高远的天穹，要去物理或心灵地图之外的地方进行冒险，要走到能走的最远处，要最大限度地激发自己的生命能量，通过更新自己的认知体系，去更新一个不理想的境界，甚至是去创造一种全新的现实。说得多好。方红庆幸她在年轻时不曾蹉跎青春，过了60岁，依然活得兴致勃勃，依然想去探索一个崭新的世界。

参差不齐是幸福的源泉

哲学家罗素说：“参差不齐是幸福的源泉。”这个世界有许多种活法，有人奋发图强，爱折腾，爱冒险，也有人对命运的安排，安之若素。各人有各人的活法，像大自然里的花草树木，参差不齐，也挺好。

方红的老朋友陈和平，当年分配到乡村中学当老师，她人长得漂亮，很有点“梨花一枝春带雨”的妩媚，她一去就有男青年追求，谈恋爱，写情书，早早地结

婚生了孩子，在当地一个巴掌大的镇上一住就是大半辈子。

陈和平脾气随和，那时候与方红住一个宿舍楼，她像大姐姐一样照顾方红，早晨起来，一壶热水已经烧好了。方红是书痴，看书看到忘了吃饭，陈和平总是一人拎着两个搪瓷饭盒去食堂打饭，知道方红喜欢吃白菜猪肉粉条，每次都记着。

有一次，学校组织教职工去爬泰山，方红那时候瘦得像一根麻秆，坐车还晕车，爬泰山爬到喘不过气来，下山时，更是双脚发软，颤颤巍巍，别的同事高唱《打靶归来》：“日落西山红霞飞，战士打靶把营归，把营归，胸前红花映彩霞，愉快的歌声满天飞。”她像一只斗败的公鸡，一步一步往下挪着下山，只有陈和平，毫无怨言地等着她，陪着她。

方红觉得，她和陈和平也算是革命友谊了。陈和平结婚，她那时也穷，却拿出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套餐具，送给陈和平做结婚礼物。陈和平生第一个孩子，她又毫不吝啬地拿出那可怜的薪水，给小家伙买奶粉买玩具。她后来考到省城读书，陈和平又生了两个孩子，被方红笑称“超生游击队”。

那几年，方红家的经济条件肉眼可见直线上升，但是陈和平

一家，还住在当年结婚时盖的镇上的老房子里，陈和平对象原来在当地很红火的供销社上班，后来，供销社没了，他就自己做一点小生意，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。

方红有一次嘴瓢，忍不住感叹，陈和平长得漂亮，又有文化，一辈子在一个小地方，太憋屈了。陈和平脾气好，只是笑笑，并不分辩。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，方红追悔莫及，自己有什么资格对老朋友的生活说三道四？

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，今年春节有人张罗老友聚会，方红爱热闹，第一个跑回去，又见到了一别多年的陈和平，当年的大美人老了太多，头发都花白了，一张素面晒得和农村妇女没有区别，但是性格脾气一点没变，笑眯眯地招呼方红聊天，陈和平的三个孩子，一个在当地镇上，另外两个在县城里，春节回家，儿孙满堂，一张大圆桌都坐不下。陈和平说自己就是操心的命，但这何尝不是她想要的幸福？

尼采说：“人类的伟大，言简意赅地说就是热爱生命，一个人不需要除此之外的任何东西，过去、未来和永远。”按自己的意愿去活着，热烈也好，落魄也好，风风光也罢，世俗也罢，外人只需祝福就好。

不能没有对未来的希望

“巴金说，长寿就是惩罚。我说，活着就是胜利！”说这句话的老人名字叫杨苡，她的口述自传《一百年，许多人，许多事》荣登各大书单畅销榜，既是一位女性的成长史，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。

杨苡1919年出生于天津，曾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，后任职于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。她翻译的经典名著《呼啸山庄》，是最流行的中译本之一。杨苡于2023年1月27日晚去世，享年103岁。因为长寿，她几乎看到了身边所有人的结局，荣辱浮沉、生老病死，山呼海啸而来，历史的尘埃落到每一个人的头上，都是一座大山。

60岁，于许多人，已是迟暮晚年，于她，却是风华正茂，尚有许多精彩纷呈的故事没有写出来。《一百年，许多人，许多事》出版时，已经一百岁的老人家说：“这本书做得不俗，可惜母亲看不到了。”有许多的遗憾，但也有许多的欣慰吧，她以另一种方式，让母亲，让那些在时光中远去的人拥有了更鲜活的生命。

杨苡先生说，《基督山伯爵》最后一行字是“Wait and hope”（等待和希望），我很喜欢。17岁给巴金写信时就引过这话，说我愿意如此。到现在我还是相信，生活中不能没有对未来的希望，Wait and hope！

不管是60岁、70岁、80岁，生活中都不能没有对未来的希望。像杨苡先生，一百岁的时候还充满信心地说：“人生值得一过”。像刚刚获得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杨紫琼，在接受采访时说：“60岁可以活得很精彩，60岁是新的黄金期。”年龄的增长，就像树的年轮，一年一圈，不可避免，但是对于那些勇敢、坚韧不拔、努力活出自我的人来说，岁月酝酿的生命之酒，却也历久弥香。

杨紫琼196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，祖籍福建，曾在伦敦舞蹈学院学习芭蕾舞，后因脊柱受伤而不得不放弃舞蹈，进入香港娱乐圈，演了数不清的配角，一路摸爬滚打，终于在60岁迎来了属于她的时代。杨紫琼说，“不要用你的能量去忧虑。用你的能量去相信，去创造，去信任，去成长，去给光，去治愈”。她因此而成为传奇。

传记作家斯·茨威格在他著名的经典之作《人类群星闪耀时》写道：“一个民族总是需要产生千百万人，才能涌现一个天才；需要流逝千百万闲散无聊的时光，才能出现一个真正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类星光灿烂的时刻。”

毋庸置疑，对于大部分普普通通的人，60岁以后的生活也许更多的是波澜不惊，是乏善可陈，是日复一日的重复，是一地鸡毛，是直面生老病死的惨淡，但是，也依然要像一个医者一样告诉自己，“有时去治愈，常常去帮助，总是去安慰”，60岁，依然要活得精彩，活得生机勃勃！

就像一棵大树，不管经历了多少次严寒，不管被截断了多少树枝，不管受了多少苦，多少创伤，到了春天，又坚韧，执着，顽强地生长出了新的绿叶，萌发出了新的希望，让人感动和欣喜。